

懷念黃聖山長老(三)

文／加拿大多倫多教會同靈

長老說，任何事情若是神的旨意，沒有人能攔阻；
若不是神的旨意，強求也沒用，只會自取敗壞。



我心中的黃聖山長老

文／詹道逢 林慧瑛整理

十八年前，當我們全家到多倫多真耶穌教會信主時，就認識了黃聖山長老。黃長老雖是個少言的人，卻絲毫無損於他那誠懇親切的笑容所帶給人的溫暖平和。長老平靜謙卑、平易近人的性情，很容易讓人親近，這樣美好的靈性正如《箴言》十七章27節所說：「寡少言語的，有知識；性情溫良的，有聰明。」

記得有一天，我們全家冒著大風雪趕到教會來守安息日。一到教會，即遇到長老以充滿關懷的眼神走過來對我說：「詹弟兄、詹弟兄，外面的天氣很不好，全家人今晚不如住在教會好了。」一般來說，大家都不會太在意這種小事，但細心的黃長老雖然年事已高，卻還是把「看顧主羊的安危」當成自身的責任，囑咐我們要住在教會，免得大風雪中又趕回家發生危險，真的讓我既感動又佩服！或許有一天，我還會跟當日一樣，再次冒著冷峻無情的大風雪來到教會，必然想起長老當時對我們一家噓寒問暖的溫情。長老所帶給我們一家人的甜蜜溫暖，將長駐我心，永難忘記。毫無疑問地，我所敬愛的黃長老雖已離世，在我心中，永遠是多倫多教會最令人懷念的長者。

黃長老安息主懷的前幾週，我與家人去探訪他時，可以感覺長老看到我們去看他，心情特別興奮，眼神也跟著明亮起來。當時，我們彼此對望，各自拭著眼中的淚。看著長老日漸衰微的身體，內心雖然悲傷，卻因再次相聚，且知道我們有天國的盼望，而慢慢喜樂起來。

藝文
專欄

心派生活





那時長老的體力雖已非常虛弱，還是堅持要站起來陪我們一起禱告，並不忘幫我們按手禱告，為我們祝福。102歲的老人，在他生命即將結束，風燭殘年、體力不繼的最後日子，還是想到要幫人按手禱告，祝福別人。這種捨己為人的精神，真是令我們感動不已！雖萬分不忍長老站起來禱告的艱辛，還是以感恩的心來領受他基督僕人的愛心。我常想，長老信仰背後那雙看不見的手，必定時刻扶持支撐著他，他才能因著這從上頭來的能力，老而彌堅，持守信仰到最後一刻。

當我們要告別時，長老竟伸出手指，指著天花板，好似要跟我們表達甚麼。因長老虛弱無力，聲音很小，我們只好靠近他的身旁，仔細聆聽他對我們所說的話。原來他指著天花板，是要我們順道去探訪住在樓上重病的何執事。長老對人的愛心，縱使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，還是無時無刻表露無遺。此時的長老，自己都已年邁虛弱到奄奄一息，竟還惦記著樓上重病的何執事，並叮囑我們順便去探望他。他對同靈的關懷與愛心，隨時不忘帶給別人安慰與喜樂的襟懷，真是值得我們一生去學習。

我所敬愛的黃長老，深信主耶穌已打開天國之門，迎接您進入永恆的安息，就連天使都為您歡呼。您是多倫多教會唯一的長老，雖不捨您離開，卻又歡欣您已息了世上的勞苦，回到天家。願您立下的典範，時刻激勵我們追求您的信心與美善。將來有一

天，我們會在生命樹下相見，主耶穌也必領我們到生命水的泉源，擦去我們一切的眼淚，讓我們在天堂永遠歡樂。

感謝主耶穌預備您在我們中間，經常於講道時和我們分享您所愛唱的〈快樂聖日〉，願您安息，有一天，天國再見！

言行如一的黃長老 文／鄭成順 林慧瑛整理

1978年9月，黃聖山長老與長老娘剛從台灣移民加拿大，他一到多倫多，馬上就投入牧養教會靈胞的聖工。

1980年，黃長老得到所住大樓的允許，同靈們就在他住的大樓的娛樂室聚會。當時，多倫多教會尚未購買會堂，黃長老總是帶領大家禱告，求神帶領我們買到會堂。感謝神！因為大家同心合意的祈求，1984年，神即引領我們買到一間合適的房子做為教會。

人說「老當益壯」，但對黃長老來說，卻是「老來益壯」。他的身體蒙神賜福，一直都很健康。幾個月前，他還能喝一大杯牛奶，也能吃很多東西，102歲的老人還能自己走路，多麼不可思議，完全是我們這些年輕一輩所比不上的。

黃長老敬神愛人的事蹟很多，實在說不完。我想，就算給我許多時間，也無法一一詳述，只在此略述一二。





記得2004年，長老不時提起他想去沙巴看望我那病後漸漸康復的姪兒。2005年3月23日，已93歲高齡的長老，真的說到做到，啟程去沙巴完成他想做的事。長老到沙巴的第三天，即和李亞波羅執事、蔡恆忠執事一起到哥哥家探視姪兒。禱告中，他大聲勉勵姪兒Michael，凡事要倚靠神，不要憂慮，一切向前看！

2014年1月31日，長老雖已年老力衰，當我去安養院探望他時，他的記憶力還是很好，仍然問我Michael好不好？長老關心後輩的愛心，十分令人感動！但也讓人難過的是，這是長老有生之年，最後一次關心姪兒了。

黃長老講道聲音洪亮，充滿屬靈力量，唱起詩歌，慷慨激昂，更是無人能比。後來雖年事已高，還是不斷上台證道，為主殷勤做工。我記得他講過一篇叫「疾病與醫治」的題目，他提到自己不怕病，不怕死，並把這種信心歸榮耀給神；他更勉勵同靈，生病時雖不忌醫，卻更應恆常禱告，求神醫治。長老還講過一篇叫「合不合理」的講章，勉勵大家一定要對神有信心。長老說，任何事情若是神的旨意，沒有人能攔阻；若不是神的旨意，強求也沒用，只會自取敗壞。

我和長老相交多年，深深感覺長老是個性情中人，而且言行始終如一，正如水中照臉，彼此相合，絕不會說一套又做一套。

長老現在雖已離開我們，他的美言善行卻令人無限懷念。我們可以哭泣，但不要洩氣；我們可以悲傷，但不要放棄。因為長老息了世上的勞苦，回到主耶穌的懷裡了。我們應該把對長老的懷念，化為一股前進的動力，效法他敬神愛人的榜樣，多多為主做工。他是神忠心的僕人，老來益壯，時時關心靈胞，言行一致，這種精神不斷鼓舞我們在信仰的路上，努力不懈地向前奔跑！

黃聖山長老追思禮拜感言

文／陳恆仁執事 林慧瑛整理

小時候未信主前，即從父母口中得知，附近有一位曾當過日本刑警的鄰居，是位真耶穌教會的信徒，他就是黃聖山長老。後來我們家開始慕道，每週都去隔壁信徒家參加家庭聚會，黃長老是在場的人當中，唱詩禱告聲音最洪亮的領會者。他的態度和藹可親，一點也看不出曾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日本警察。

我們家信主後，那時還在台灣，黃長老曾駐牧我們所屬的教會，印象中，長老經常帶著青年一起去爬山，順道訪問山地教會。長老身強體健，總是走在好遠的最前頭，且是第一個抵達教會的人，輕鬆地等著我們這些落後一大段的年輕小伙子氣喘吁吁地慢慢來到。

四十歲左右，我作了人生的重大決定，全家踏上移民之路。想不到來到了多倫多，竟見到已多年未曾聯絡的長老，原來長老全家早已移民加拿大。





1998年，我的胃淋巴瘤舊疾復發，就在面臨生死關頭的手術中，醫生告訴家人對此手術並無把握，家人的信心也因此幾乎崩潰時，黃長老與其兒子正一弟兄突然來到醫院陪伴家人。太太事後告訴我，當時長老唱著自己編寫的詩歌，不斷禱告、安慰、鼓勵大家不要對神失去信心，陪伴著他們一起度過最艱難的一刻。後來，第一次受差派在加拿大協助聖工，就是與黃長老同工，一起到愛民頓教會協助學生靈恩會，長老在事工上的付出，對我日後的服事態度，有很大的啟發與影響。

長老對於聚會的看重程度，從他雖然年事已高，但幾乎從不缺席就可明白。長老到教會聚會，總是坐在第一排固定的位置，而且認真聽道做筆記。他努力追求真理的典範，在在提醒著我，什麼是「不可少的一件事」，什麼是「沒有人可以奪去的上好福分」！而我一向都坐在長老後面，看著長老殷勤學習的身影，更是叮囑自己要「鄭重所聽見的道」。

黃聖山長老，耶穌基督的門徒，一生忠心跟隨、事奉主。他堅定的信仰，豐盛的生命與滿足的歲月，足為後人景仰。在他年邁力衰、即將離世前，我總以為自己已經準備好接受天父隨時將他接回天家的旨意。直到追思禮拜時，我才明白原來自己從未準備好長老已離我們而去的事實。我無法抑制地哭了，不捨、哀傷之心，久久不能釋然。

長老離世，我才突然驚覺，這麼多年來他其實一直和我在一起！從開始認識長老、信主、移民、服事，直到他安息主懷，時間之長，竟已超過與我父母在世相處的歲月！他是神差遣的使者，在我人生信仰的路上，不斷地帶領、勉勵我。願我一生跟隨主，就像長老一生跟隨主一樣！

感謝神！藉著真理與聖靈安慰了家屬及眾人，願一切榮耀、頌讚歸主聖名，直到永遠！阿們！

憶黃聖山長老 文／蔡恆忠執事

第一次看到黃長老的內心世界，是在地下鐵的車廂開門的剎那：內人和我正要下車，門一開，看到他正站在車門外，不知道已經站了多久。

那是二十四年前，我們還住在台灣，第二次來訪多倫多。啟程前先與黃長老聯絡，告訴他到達的日期，和所要住的旅館。沒想到當我們飛到舊金山轉機時，沒有趕上要接的飛機，只好改搭下一個航班，到多倫多時，已比原訂的時間晚了八個鐘頭。

住進旅館，大概是冬天的暖氣造成室內的乾燥，沖澡時流了不少鼻血。突然電話響起，是黃長老。我驟然有一陣平穩的踏實感，日後若在這個城市定居，必不致孤單。我不知道他怎麼查出旅館的電話號碼，也不知道這一天他已經打了多少通，總之，他邀請我們當晚去林執事娘的家吃飯，飯後參加





全家族的家庭聚會。

我們約好在林執事娘的家見面，沒想到他在地下鐵的月台上等。

我的岳父母來訪多倫多時，一個安息日下午聚會完，我們開著minivan要去餐廳吃飯，很巧的看到黃長老在路旁的公車站牌等車。我停車下來請他同去，被他拒絕。於是我在前面拉他的手，內人在後面推，他的力氣很大，硬是不上車。結果拉拉扯扯，許久才把他拉上來。

坐定後，他輕輕的說：其實心裡很想跟你們去，但是不能一下就上來啊。

他被安排講道，到將近一百歲。雖然後來講著講著，冷不防就出現回收的見證，但他總是以講新內容的心，誠摯的講；所謂的諄諄善誘，從他講道的眼神就可以感受。接近一百零二歲時，有一次我去和他說話，談了許多教會的軼事，最後他說：安排一個星期三晚上讓我見證好嗎？

我沒有回答，也沒有順他的心願。

最後的兩個月，內人和我常到療養院看他，除了感謝不停以外，他總是說自己沒有用，活得太久。我回想，當時他想見證，是可以讓他坐著講的，他有那麼豐富的服事內容，那麼多的傳道經歷，一百零一歲，老了又怎樣？是他失去見證的機會，還是我錯失聽他？

長老安息歸主的前三天，內人和我去看他，他道歉，說要躺著，因為沒有力氣站起來禱告。我扶著他的手，告訴他，躺著禱告也很好。禱告時，他靈言流利而有力，舉高他的手，為我按手祝福。

我有預感，這次出國，回去時可能看不到黃長老。但我將記得他的最後，是不停口的感謝，和按手祝福——他老得很有用。

回多倫多看不到又何妨？我們天國見，黃長老！

（待續）✿

